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六下

庚申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後又語熲曰皇太子於已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荆州皆作亂之地也

集覽數之數責也計其數之一一責之也次第

左傳乃執子商而數之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公謂高熲也必逆料之義謂公如何必度得終久不得我之力何故脉脉然不為我着一語邪文選脉脉不得語

正誤何脉脉邪今按古詩脉脉

不得語脉本作脈說文徐氏註目畧視之也蓋猶今人語冷眼相看不相親之意

質竇

高烏盡良弓藏左傳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蜚烏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邪

書法

書赦出之何識失有罪也綱目書赦出之五相國何冏紂虞翊楊彪上書下某獄皆釋無罪之辭也惟賀若弼上書某坐事下獄為識

夏四月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晉王廣等擊却之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晉王廣及楊素漢王諒及史萬歲分道擊之長孫晟毒水上流突厥人畜多死大驚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萬歲出塞與虜遇達頭遣使問隋將誰候騎報史萬歲也達頭懼而引去萬

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 集覽 毒水上流置毒藥於水之上流也左傳襄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十四年晉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即此 質實 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六月秦王俊卒國除

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漸怖疾遂篤六月卒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

書法 國除未有不書故者 據燕王建長沙王芮雎陽張昌等 不書故無故也秦王好內崔妃毒

之致疾信有過矣遣使陳謝帝峻責之遂使慙怖不
而卒崔妃之子固以母罪廢之後有廢子亦廢不
立帝之寡恩甚矣
直書國除甚帝也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
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鎧
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
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
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今賜汝以我舊所帶
刀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
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
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
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
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

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嘗密令來和遍視諸子對曰晉王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敏慧嚴重好學能文敬接朝士由是聲名籍甚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

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若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
后亦悲不自勝此自是幾許後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司馬張
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
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大王仁孝著稱才能
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內宮咸所鍾愛四海
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
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
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
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
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
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功名蓋世當塗
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
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
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
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
功王心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

約然之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麽大孝愛睍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賛帝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厭勝帝又使素覘勇所為素至東宫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纎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帝遂疏忌勇東宫宿衛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宫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静密告楊素於是内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威告之九月詔執佐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宫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其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勇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

想此何必是其體胤其非類便亂宗祏我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為太子之罪帝及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

蹈而去左右莫不悶默長寧王儼上表請宿衛辭情
哀切帝覽之悶然揚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螽斯不
宜復留意遂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
勇於內史省賞揚素物三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
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
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
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
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
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
勇勇疎政出之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
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
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劉臻
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
與勇戲大笑聲聞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
為之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

本正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帝數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自為宮卿職當調護乃于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至是帝名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别白言之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嚮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

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集覽 葅醬葅臻魚反說文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葅通作葅周禮七葅韭菁芹葵茆菭筍是也醬醢也菜俎亦謂之醬禮記內則芥醬上士官名也昭訓猶昭儀之類覠地代太子勇小字覠胡典反阿麼晉王廣小字麼莫婆反厭勝厭與猒通音益涉反鎮也禳也亦勝也地復居長地猶言位也長展兩反宗祏謂宗社也禮有郊宗祏室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祏注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也泫然泫胡畎反泫流貌鍛鍊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螫手螫音釋蟲行毒也奚臣桀漢書注奚戲也謂專狎褻無關大體娬媚娘曲名也娬音武字通作嫵漢書相如上林賦嫵媚冉弱

質實 冬至即日南至也謂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

至又曰自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日日南極矣故曰日南至今之冬至也長寧縣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秋歸平原縣名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安成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聲名籍甚謂聲名之甚盛也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東宮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累卵之危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仁壽宮注見開皇十三年劉行本沛人劉臻沛國相人明克讓平原髙人山賓之子陸爽臨漳人琵琶樂器注見開皇九年娬媚娘曲名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洗馬官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三年李綱觀州蓨人倡優女樂也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股栗股髀幹也栗戰

䰠恐懼也

發明隋帝以刑名治天下故見於綱目所書者法律禁錮殺戮貶斥之事為多而忠厚寛仁撫

摩教養之政一毫無有也五子皆出於獨孤固無嫡庶之分然前此三年秦王俊既以罪免至是卒而國除畧無父子主恩之意帝之所為固可想矣若夫太子國儲副君非有大惡未易輕動今乃惑於獨孤之說曲成其罪率然廢之太子不能辯朝紳不敢言獨有附會誣罔者乃得志耳隋文持法之弊一至於此昔秦政以法毒天下而扶蘇不得其死一傳胡亥國遂以亡隋氏之失亦大類此綱目書廢太子勇而不言其罪則勇之見廢無罪可知夫國莫重於太子且以無罪廢之況他人乎吁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寃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為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摔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

下共究　集覽撲殺撲猘角反

惜之　博雅云擊也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為右監門率亦預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彦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彦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彦謙法受之玄孫也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集覽左衛率注見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晉惠帝元康

九年質實房彦謙臨淄人杜果京兆杜陵人

書法地震之辭有三某郡地震者一方之辭也榮書地震者非一方之辭也天下地震者無一方不震之辭也然則書是日何捷也綱目於天地之變書是日者三漢哀帝用丁傅而是日日食桓帝微行而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隋文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皆揭是日書之所以著感應之捷也天下地震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發明綱目書地震多矣未聞有書天下地震者夫震必有方則書曰某地某州是也或所震不一則汎書地震而不言其所亦有之矣曾未聞以天下書也前史載戊子立廣為太子天下地震至綱目變文上不書戊子而下書是日言是日則其理益明蓋深表地震之由繫於立廣之日所以起

後世之疑欲使之推原其故耳夫太子承祧主器将以鎮安海宇今乃於正位之日舉四海九州之大同日地震變異若此其為傾覆必矣然是時既已癈立則亦将若之何毋亦考問罪否推究得失少有疑似則躍然知悟速為之所庶幾少答天地之變而免於覆亡之禍可也夫何帝之覩此漫不加省遂至末年身不自保則天亦末如之何矣天之警告人主未有若是之明著者而帝不之寤衰哉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發明所謂像者非繪畫摹塑則雕刻耳以其像人猶禁毀之乃於人而輕殺焉則其所為亦不

類矣故書
以譏之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賀實 同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
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
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
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集覽 蔡州名注見漢
光武建武十九
年

以王伽為雍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
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
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
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却吾當為汝受

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悦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台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宮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集覽 如致前郤若至期日而或前或郤刑厝注見漢文帝十三年刑錯之風雍令雍縣令也漢地志雍縣屬扶風郡百官表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

質實 王伽河間章武人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縲紲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雍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書法 令不書書王伽錄賢也自是至唐書以為令長者往往多貶黜者矣終綱目書以為令十二詳秦丙午年貶黜者十王伽徐愉為升焉

辛酉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集覽 景短樞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

書法 非始建國不書改元此何以書譏也於是袁充奏言開皇以來冬至之景漸短至十七年短於其舊三寸七分其說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於是改元仁壽然考其時日食地震變異迭見其不為太平明矣豈是年始用新歷冬至有差故歟綱目特書改元譏相蒙也是故漢惑諂者之言而改章和則書改元章帝章和元年魏惑謙之之言而改太平真君則書改元宋文帝元嘉十七

年隋信袁充之言而改仁壽則書改元是年皆識也

發明改元罕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其日長誑罔之說也

以蘇威為僕射○二月朔日食○夏五月突厥九萬口來降○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尋改國子為太學

書法尋改國子為太學矣則其書廢何傷之也晉嘗罷遣太學生徒穆帝永和八年曰軍興故

也齊嘗罷國子學壬戌年曰國哀故也隋方戚時無故有此識者有以知其不永也

發明漢宣帝以刑名繩下故作色於用儒之請然未至於廢學校也隋文以文法自矜其視儒學若將浼焉遂至盡廢而後已殆與焚書坑儒相去無幾直書于册足以遺臭千古矣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書法常祀不書書此何譏也郊也何譏譏謝瑞應也隋文以智力取天下故樂假符瑞以一衆心須靈感志欺人也郊謝瑞應欺天也

以衞文昇為遂州總管集覽遂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

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故資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資有是命中渠帥注見唐代宗廣德元年

以馮盎為漢陽太守

潮成等五州獠及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潮州注見唐憲宗元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資和十年一統志云成州本漢之廣信縣地屬蒼梧郡梁置梁信縣及梁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陳郡廢改成州曰封州改梁信縣曰封川大業初以封興縣省入尋改州為蒼梧郡治封川縣唐復為封州天寶初改臨封郡乾元初復為封州宋紹興中州廢以縣屬德慶府尋復置元改置封州路後復為州本朝省州縣改屬肇慶府高州注

見宋文帝元嘉八年漢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

壬戌 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大掠啓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集覽 思力俟斤思力名也俟斤突厥大臣之稱亦部酋長之稱也俟渠之反啓民開皇十九年以突利可汗為啓民可汗

質實 磧南注見唐玄宗開元三年寇抄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

書法 於是突厥渡河掠啓民人畜而去其書入寇河內啓民也啓民終身北藩斯可以內之矣

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

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質實　蘭陵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

徵蜀王秀還京師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自長史元巖卒秀漸奢僭車馬被服

擬於乘輿及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府幕敢不盡心敎追已淹時月王乃還延未去聖上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以獨孤楷為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質實楊武通華陰人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府幕注見秦王政三年

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集覽二溢米謂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也注見陳宣帝

太建六年

書法　自宋以來后崩葬不悉書非皇后畧之也於是而後復書至唐德宗一書皇后崩而不書氏不書葬自是無書皇后崩者矣

冬十月以楊達為納言閏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葬獻皇后考證　温公書儀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擄此獻上當有文字疑漏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今卜山陵令我早立當

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給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

蜀王秀至長安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

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之

集覽偶人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正義曰偶五苟反對也以土木為人對象於人形

也吳太伯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太伯順文之志漢東海王漢光武郭后所生子注見唐高祖武德五年質實耿介注見陳武帝永定二年華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圖讖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檄文注見楚義帝元年懷遠鎮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日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清河裴肅河東人

書法秀奢僭有罪矣其以無罪書何廢不以其罪也於是廣素誣秀上信廢之故或亦以無罪例書之矣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素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甚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抗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

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寢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於是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太子嘗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質實 梁毘安定烏氏人越之孫西寧州注見唐肅宗上元元年阿衡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伊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

交州俚帥作亂遣總管劉方討降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楊素薦瓜州刺史劉方有將帥之畧詔以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

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踰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營諭以禍福佛
質實　交州注見唐宣帝大中二年安南子懼請降
劉方京兆人瓜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爍煌

癸亥三年秋八月幽州總管燕榮有罪誅

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元弘嗣當為幽州長史懼固辭帝乃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皆須奏聞榮怒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輙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久之遂收付獄絕其糧其妻詣闕稱冤帝遣使案驗徵還賜死以弘嗣代榮酷又甚之

質實　元弘嗣河南人

發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所謂無道者豈直兵戈禍亂之世而已凡其君道操

切禁網嚴密風俗澆浮者皆是也隋文之世在廷之臣非刀筆俗吏則介冑武夫往往互相傾軋況其君方以法律御天下畧無一毫寛大待士之意蓋嘗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矣今燕榮總管幽州元弘嗣為其長史日受鞭笞甚至付之囹圄絶其糧廪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夫長史為屬官之長所當禮貌而加敬者苟或有過則宜奏之于朝黜之可也烏可待以卒伍厮役之賤而笞箠之哉隋文於此方且戒以杖十以上皆須奏聞及其肆虐已甚又從而誅之夫杖一且猶不可況至十乎隋之所以待士大夫者如此士君子苟有廉恥之心稍知自愛者烏可一日安於其位哉綱目直書榮以罪誅而以分注備載其實後之君子欲知隋世宦達之士者於此可以觀矣

九月置常平官考異 提要 官作倉 ○龍門王通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獘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饔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甞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胡氏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集覽饘粥饘通作饘記檀弓疏云厚曰饘希曰粥𡇞音訛鳥媒也以来生鳥　質實一統志云龍門邑名即古耿國殷王祖乙所都春秋時屬晉秦置皮氏縣漢屬河東郡魏晉皆屬平陽郡後魏收龍門縣又置龍門郡隋初郡罷以縣屬蒲州唐置秦州貞觀中州廢以縣屬絳州元和初屬河中府宋宣和初改為河津縣金屬滎州後復屬河中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書法策未有書獻者書獻策不報交譏之也終綱目獻書書不報者二漢成帝永始三年梅福

是年

王通

發明隋文以刑法治天下廢太學黜儒道而王通以儒術説之宜其嗤去不顧也先儒謂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亦何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瑟於齊王之門自取絀辱是

豈席珍待聘之君子哉直書獻策不報若王通者蓋亦可愧之甚矣惜哉

突厥啓民可汗歸國考異提要無此句

突厥步伽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降於啓民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集覽鐵勒僕骨等十餘部鐵勒即敕勒有十五部僕骨其一也骨或作固十餘部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敕勒質實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秋七月太子廣弒帝于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

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臥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欷越四日崩于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乘輿御物故敝者隨令補用非享宴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丈夫率衣絹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綾綺金玉之飾焉受禪之初民户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既崩帝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宫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

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
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
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
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
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
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
聞變戰栗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
夫人以為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
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
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
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
發凶問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
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絶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
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胡氏曰隋
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
其弑殺之禍亦可為聽牝鷄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

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達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别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閤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為禍述巖死有餘負矣集覽兵帖軍籍也一本作兵士帖柔馬左傳桓十六年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庶母也上淫曰烝主器之重易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謂主宗廟烹飪之器者莫如長子承嗣之質實歔欷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陳高宗宣帝廟號高宗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牝雞之晨謂妻奪夫權也書牧誓篇武王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注牝雌也言雌雞不能報曉張衡河內人

書法賀若弼曰隋文之初綱目一書其官不聞有功也周宣帝殂即書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

東宮不臣見矣於是尉遲迥書討堅而尉遲勤司馬消難王謙皆以舉兵書既而四書堅殺一書自為相國進爵隋王加九錫而以稱皇帝繼之矣稱帝之後書廢書弑至其滅宇文氏之族書盡則又蕭齊以來所未有也故突厥得以再書伐自是再書築長城七書殺無罪書盜升糧斬書聽律外杖書廢太學皆譏也然三書弗納叛人與夫減租調審死刑求遺書置義倉不許封禪綱目亦不沒其實焉

發明　弑逆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況太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其可輕加惡名使之為萬世之罪人哉煬帝之事按之分注參之通鑑止謂中外頗有異論及考以北史隋史亦皆不載其事獨宣華夫人陳氏傳所述與通鑑畧同然皆不敢正名定罪今綱目乃大書楊廣弑父與君之事揭

而名之豈亦別有據耶始嘗疑之未得其的既而推考至大業八年殺張衡之日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嗚呼楊廣弑逆之獄至是始得其正矣當廣令張衡入殿侍疾之時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是衡之為逆蓋無一人在旁得知之者迨其臨刑之際始大言而發其姦此則天使賊黨正楊廣大逆之誅耳綱目正名定罪直筆書之固非若許世子止之不嘗藥而受此惡名者也嗚呼楊廣弑逆之罪既明則義兵可舉人人得而誅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

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

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賀實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隷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常寇邊諒禦之不克將帥多坐除觧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諮議參軍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畧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賛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星歷問之對曰東井黄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悦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

教字傍别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諫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畧地帥其精鋭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鋭數百騎戴羃䍦詐稱宫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

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善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鬭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兄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以敕書諭毓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謀出兵拒之

濤不可毓追斬之出皇甫誕與謀部分未定諒聞之還擊毓誕皆死諒將綦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趣黎陽綦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畧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騎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張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徑

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名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獘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胡氏曰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隋文之崩中外異論諒所被書不如私約即可用此申問大行寢疾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頍長驅深入之策天不共戴

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予而詭言素反詐而無名是自為逆也而可乎○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司馬公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隋高祖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摇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産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集覽

王頍姓名頍音跬倜儻卓異也或曰不羈之士也倜他歷反儻他曩他浪二反玉麟符唐車服志初高祖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两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六典云傳符之制京師留守曰玉麟符嵐州本胡地樓煩王所居漢為太原郡地元魏置嵐州嵐盧含反厲階詩桑柔篇誰生厲階至

今為梗注厲惡梗病也左傳曰階之為禍紇單貴紇姓也單貴其名紇下沒反單上演反戴冪離冪音莫狄反離通作羅離音力支反唐會要曰唐初宮人著冪羅而全身障蔽羅起自戎夷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之後唯戴皂羅方五尺亦曰幞頭即今之蓋頭侯莫陳三字姓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遲明索隱曰遲音穉有所待也言待天明也或曰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總管屬朱濤乃總管之僚屬也綦良姓名綦音渠支反太行山名也注見周安王十五年輕而無謀左傳輕則寡謀注輕牽正反言不持重也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天不共戴記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注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昔辛伯諗周桓公此句下至亂之本也並左傳閔二年文注辛伯周大夫也周桓公即周公名黑肩諗音審告也說文云深謀也事在桓十八年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之周

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後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莊王遂殺周公黑肩注王子克莊王弟子儀也並后妾如后也配嫡庶如嫡也貳政臣擅命也偶國都如國也質實

高祖隋文帝廟號高祖王頍祁縣人熒惑守東井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傅奕相州人黄道注見唐玄宗開元九年皇甫誕安定人嵐州注見周赧王八年樓煩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蒲津關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覇上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蒲城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衛玫注見秦二世二年豆盧毓昌黎人勣之子介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一統志云磁州名本秦邯鄲郡地漢為魏郡武安縣地後魏析置臨水縣後周割臨水置滏陽縣及成安郡隋罷郡於滏陽置磁州後罷唐改為惠州後復為磁州宋以昭義

縣省入滏陽元初陞為滏源軍節度屬廣平路後復為磁州本朝并省滏陽縣入焉改屬彰德府相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黎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黎陽白馬津注見漢王邦三年河内郡名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懷州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竇抗岐州人軌之兄子井陘縣名注見秦孝文王十八年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西陘山名注見漢文帝後元六年句注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三十里接趙城界周為冀州之鎮今為中鎮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

書法書起兵何賊廣也然則曷為不書討諒不以討賊名也於是廣以高祖璽書召諒諒發書無驗唱言素反起兵討之則未聞大寶殿之事矣

發明 隋文之終中外頗有異論諒若能正名舉兵問大行晏駕之由則綱目當以討賊之詞書之今乃詐稱楊素反則非其名矣此所以特書起兵者姑以是而著楊廣之罪而非以是予諒也其旨微矣

冬十月葬泰陵質實一統志云泰陵在西安府武功縣西南二十里三時原○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令男子二十二成丁○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以為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集覽章仇複姓質實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洛陽縣名注見

周顯王三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塹龍門達上洛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長平郡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汲郡注見秦莊襄王三年一統志云臨清關在衛輝府新鄉縣北隋初所建浚儀縣名注見唐玄宗開元九年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上洛縣名注見晉元帝大興四年

書法書置關防特筆也天子之守可知矣

陳叔寶卒

贈長城縣公諡曰煬 質實 一統志云長城縣本秦之鄣郡地漢為烏程故鄣縣地晉分置長城縣屬吳興郡隋初省入烏程尋復置屬蘇州大業中屬吳郡唐初置綏州又改名雉州尋廢州以縣屬湖州五代時吳越改為長興縣宋屬安吉州元陞為長興州本朝初改名長安後改為縣屬湖州府

書法 姓名何無爵也綱目滅國之君書卒七魏山陽安樂晉歸命陳留隋陳叔寶唐鄭公揚溥無爵者叔寶一人而已

以洛陽為東京

乙丑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書法 立后自宋以来不書列國也於是始書至唐代宗而後無書者惟昭宗一書五季之后非

有故不書也

○廢諸州總管府○立晉王昭為皇太子○遣劉方擊林邑

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畧林邑　質實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交州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安南驩州莫詳沿革唯外夷安南國又安府所領有驩州未知是否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

以素為尚書令質實奇章郡名注見唐敬宗寶歷元年

詔天下公除集覽公除王氏音説曰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

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書法公除未有書者此何以書著欺也身行弑逆而詔使天下公除已猶淺色鐵帶吾誰欺欺天子故綱目特書之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户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

苑囿質寶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將作大匠官名注見大業九年一統志云顯仁宮在河南府洛陽縣阜澗隋煬帝所建

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黄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集覽邗溝邗音寒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元和郡縣志云合瀆渠

在江都縣東二里昔吳王夫差將代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謂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質實一統志云通濟渠即汴河故道其源舊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府城內又東合蔡河名莨菪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沒無跡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穀洛水穀水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汴河名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泗水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淮水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邗溝即官河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十里昔吳王夫差將北覇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一名漕河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即此江溝未詳處所離宮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又常州府城東南二十里有離宮乃隋大業間於毘陵郡置宮苑內有離宮十六所正殿曲閣周廊飛橋相貫百餘所模倣洛陽西苑

形勢而秀麗
奇靡過之

書法　辭繁不殺不待貶而意見矣書溝始此書離宮始此書舟始此終綱目書開渠十詳秦乙卯年書開溝瀆三隋丁未年山陽瀆是年邗溝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刁溝書造舟四是年大業十一年更造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大船敬宗寶歷元年競渡船書置離宮一而已

發明　罪有輕重必捨輕從重故殺人之賊不問其剽竊蓋以殺人自有死罪故也楊廣弒逆罪不容誅若其奢侈淫慾縱兵濫殺是皆餘事之瑣瑣者耳然亦不可不書此開渠造舟與夫狗遊幸築宮苑等事所以亦著于冊而不氏其實者也

夏四月劉方大破林邑還卒于師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四月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蘇威素薦綱為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之下吏免官屏居於鄴

集覽偽北偽詐也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顛躓顛仆也躓陟利反礙不行也廟主宗廟中神主鄴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

質實闍黎江未詳處所巨象說文云象長鼻牙南粵之大獸三歲一乳范至能虞衡志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頰去地尚遠運動

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以移足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少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拄無指而有爪甲形如栗登山下峻坂涉水甚捷其膽隨四時在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出象處曰象山馬援銅柱一統志云漢馬援既平交趾立銅柱為漢界相傳在廉州府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趾滅唐馬總又建二銅柱鑱著唐德以明其為伏波之裔今未詳所在日南郡西有西屠夷國援嘗經其地亦植二銅柱表漢界及北還留十餘戶於柱下至隋乃有三百餘戶悉姓馬按林邑記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唐天寶中何履光伐雲南收安寧城立援銅柱以定疆界亦未詳所在

書法　綱目書卒于師八詳漢光武建武九年多具官者嘉死事也方雕州總管也其不書何罪

方也林邑僻遠未聞猾夏徒以多寶故伐之而方窮兵深入士卒死者至什四五其罪大矣故前書擊此書卒皆削其官綱目書卒于師不具官者二劉方任雅相惟方終始不書官為譏焉

發明書卒于師卒于軍有二義若討代讐賊防遏虜寇則為沒於王事若貪人土地利人貨寶無故暴師則為死於不義二者固不可以一槩論也夫兵以毒民非有大不得已胡可輕用林邑在隋未聞犯邊之罪乃為其多竒寶而舉兵則是志在狥貨而已是以前日劉方之遣綱目書擊而不書討已見貶之之意今而成功乃卒于師是亦天誅之意耳直筆書之正以著其輕人命貪異物之罪而非以是予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五月築西苑

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質實方丈蓬萊瀛洲郊祀志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名在渤海中以金銀為宮闕乃神仙之都上帝遊息之所

秋七月廢滕王綸衛王集徙之邊郡

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綸集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咒詛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内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宫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内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宫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集覽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質實舳艫注見晋帝奕太和四年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韋雲起以突厥兵討平之考異此討字亦當作擊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

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以狥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産畜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質契丹北狄國名以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寳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謁者官名注見漢高帝七年狥注見秦二世元年狥斬股栗注見文帝開皇二十年柳城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

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俱入朝留長安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集覽　僕骨一曰僕固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同羅注同上年契苾注同上年薛延陀本匈奴別種先與薛種雜居磧北後族延陀部而有之故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俟利發本突厥大臣之稱鐵勒以為別部之號俟斤其部酋長之稱契苾歌楞乃俟利發俟斤之名也俟並音渠之反楞

魯登反字也啞薛延陀俟斤之名啞音虛器反或音經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髙昌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焉耆西域國名焉音煙耆音支　質實 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鐵勒髙車部號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酋長酋慈秋反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

丙寅 二年春正月併省州縣○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髙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役五十萬人費以鉅億計　集覽 烏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氅毛氅齒兩反鶴之羽毛也　質實 衮冕

王者冠服名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書法 書新作何譏靡也

夏四月還東京考異 還上漏帝字○按凡例間無異事不書帝此上有異事當書帝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集覽 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端門殿正門馬加珂珂立何反爾雅翼云貝大者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又韓愈詩送以紫玉珂注引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戴幘說文髮有巾曰幘戴者以幘覆髻也幘又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服袴褶服被服也著之也褶音習袴也袴褶騎服也

六月以楊素為司徒○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胡氏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爾當是之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秖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耳

太子昭卒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

奏聲伎無異平日也

始建進士科

書法 後世進士之科始此

○楊素卒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集覽 分野注見五代漢隱帝乾祐元年 質實 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楚州名注見晉武帝大明三年山陽

書法 楊素何司徒越公也然則曷為不具官貶也素與聞弑故削之自宋至陳不皆卒諸臣

所卒無不書官者録賢也至是始復以不書官為貶矣自是至唐卒不書官者四十二詳唐太宗貞觀三年

發明 素是時既為司徒又封越公爵位隆重何以不書其官素預聞弑君之賊故綱目削而誅之耳何以知其然也姑以煬朝言之凡大臣無事而書卒者皆書其爵如文安公牛弘内史令元壽納言楊達之類是已楊素自為上公首建奪宗之策寢殿之變素實為之綱目正其弑逆之罪故於其死也盡削其官以示天誅不赦之意耳然則何以書卒曰削官以著楊素之罪惡書卒以譏隋人之失賊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此綱目之意也亦春秋之法也

八月封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皆貽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集覽鞏古勇反今河南府鞏縣是周考王封威公子惠公之少子於鞏號曰東周惠公即此質實洛口倉注見大業七年鞏縣名注見漢王邦三年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

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丁卯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啓民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凡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凡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

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遂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集覽巧思智思機巧質實長寧縣名注見之妃柳氏自殺也思想吏反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裭歸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發明煬弒父殺兄何有於猶子然亦不可盡沒其實故書殺儼及其弟七人以甚之

夏四月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

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違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集覽考其殿最注見漢武帝元鼎四年課殿守丞守

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始究反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漢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質實鍛鍊

注見唐玄宗天寶五載綱紀

注見宋主義符景平二年

改州為郡○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已下官為大夫置殿内省與尚書門下内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隷臺與御史為三臺分太

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集覽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長秋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六月詔為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䛒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為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集覽七廟之制記王制篇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祭法篇天下有王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周文武二祧記祭法篇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注祧之言起也超然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享嘗謂四時之祭祧他逺反孔子家語曰遠祖為祧有二祧焉古者祖有功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毁王肅注祧遠意也親盡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祖宗者不毁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徳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違虚指失實事也迭毁之法按漢成帝崩衰帝即位孔光何武等奏言迭毁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彭宣等議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毁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文之鬼神不饗也謂雖有功烈親盡則宜毁王舜劉歆議曰禮記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詳見前書常玄成傳柳詧史炤通鑑釋文曰詧音辯字本作辯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始以巧言為辯至此又訛其字以巩為巧

書法立廟未有書詔者此其書詔何未果立也未果立則何以書罪廣也高祖喪巳三年廟制未定許善心之議善矣憂後世之毀及巳也遂有此詔焉又以方事巡幸竟不果立其慢宗廟而自尊大甚矣故綱目書罪之

帝北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

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為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發一軍相去三十里使旗幟鉦鼓

千里不絕定襄太守周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猝有不虞難以相救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御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内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此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武衛將軍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集覽 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牙内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鉦鼓注見漢元帝建昭三年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鉤陳陳與陣通鉤其陣之名

質實 太行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邱和洛陽人馬邑郡名注見漢高帝六年博陵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榆林郡名注見文帝開皇十九年

勝州𦵏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元壽洛陽人定襄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書法終綱目書巡二十九而始皇五武帝七煬三書廵七書如奢欲之主蓋一轍也詳秦始皇

二十七年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 質實一統志云紫河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古豐州西北黑峪口發源西流至雲內州東合黑河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

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敬私謂頍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大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頍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頍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集覽周天元北周宣帝贇也傳立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殷鑒不遠殷鑒于夏言夏之亡可為殷之鑒也詩蕩篇末章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夏以禹興以桀亡得失曉然在前此詩為召穆公舉此以戒厲王欲王之鑒殷誹謗注見漢惠帝四年

猶殷之鑒夏質實

發明頍等皆前朝舊臣既不能明弑殺之禍又不能引身而去乃相與俛首事賊戮之宜矣然自煬而言則亦不可故皆書殺而不去其官下書殺薛道衡亦然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謡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蘇威以諫築長城故威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幸啟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絶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帝幸啟民廬帳啟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與甚厚

集覽 樓櫓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廬帳注見唐高宗永徽二年呼韓注見宋文帝元

嘉二十三年呼韓入漢屠耆匈奴單于之號也名日逐王薄胥堂按匈奴傳其俗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屠直於反者音祁徐廣曰屠一作諸䝴寶一統志云金河在大同府古雲內州東南一百五十里西流入天瑞泊其泥色紫故名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還至太原營晉陽宮䝴寶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晉陽宮注見梁武

帝大同十一年○宴御史大夫張衡宅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至濟源幸衡宅留宴三日䝴寶一統志云濟源縣名本周之原地後更名軹東周為畿內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漢皆為軹縣地隋析置濟源縣以濟水發源故名唐初置西濟州後省州以縣屬懷州後屬孟州宋金因之元初改縣為原州尋罷州復為縣屬孟州本朝因之改

屬懐
慶府

遂還東都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發明　自癸楡林至還東都首尾特一事耳而屢書于册何哉書幸啓民帳所以見其務勤遠畧之實書營晉陽宫所以見其峻宇雕墻之實書宴張衡宅所以見其私昵寵臣深德其弑奪之實凡此類一事則有一義固不以其亂亡不道之故而盡畧之也

以楊文思為納言○冬以裴矩為黄門侍郎經畧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横所亘将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

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况今羌胡之國並因商人發遣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一戎夏其在兹乎帝大悅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黄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来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唱之也集覽張掖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西傾禹貢西傾因桓是来蔡氏集傳曰西傾山名也地志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洮縣西南水經云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史記夏禹本紀注括地志云西傾山今嶺臺山在洮州林澤西南三百三十六里燉煌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鄯善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汎濛汜汎與泛通浮也史炤通鑑釋文曰濛汜水名也音蒙似濛通作蒙楚辭天問篇出自暘谷次于蒙汜文公集

註曰暘音陽虞書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次舍也汜音似上聲水涯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陰即蒙汜也柰暘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也越崑崙越度也崑崙山名水經云山在西北去嵩高山五萬里地之中也張揖曰崑崙天帝下都也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欄旁有五門明獸守之史記夏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注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河見崑崙乎離騷經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朱文公辯證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唯河水入東海其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亦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據大荒經崑崙在西域一名阿傳達山河水所出亦非妄語然云去嵩高山五萬里則恐不能如是之遠也當更考之質

實一統志云西傾山名在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城西南二百五十里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即此縱橫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崑崙山名在外夷西番朶甘衛東北番名亦耳麻不剌山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又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有崑崙山與甘州山相連其顛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為雪山後凉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宜立王母祠駿從之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書法特筆也其特筆何罪開邊也自矩首唱遠畧通西域征高麗而天下怨毒遂至於亡矣是故經畧一也書經畧中原所以予晉人之規復康帝建元元年書經畧西域所以罪隋人之開邊是年蓋美惡不嫌同辭

發明　煬之不道固無可救之理然所以盈其罪而趣其敗者不得不著之以為後世鑒若裴矩者倡導亡國之事故特書經畧西域以著其罪至他日高麗之役亦矩首倡其端也